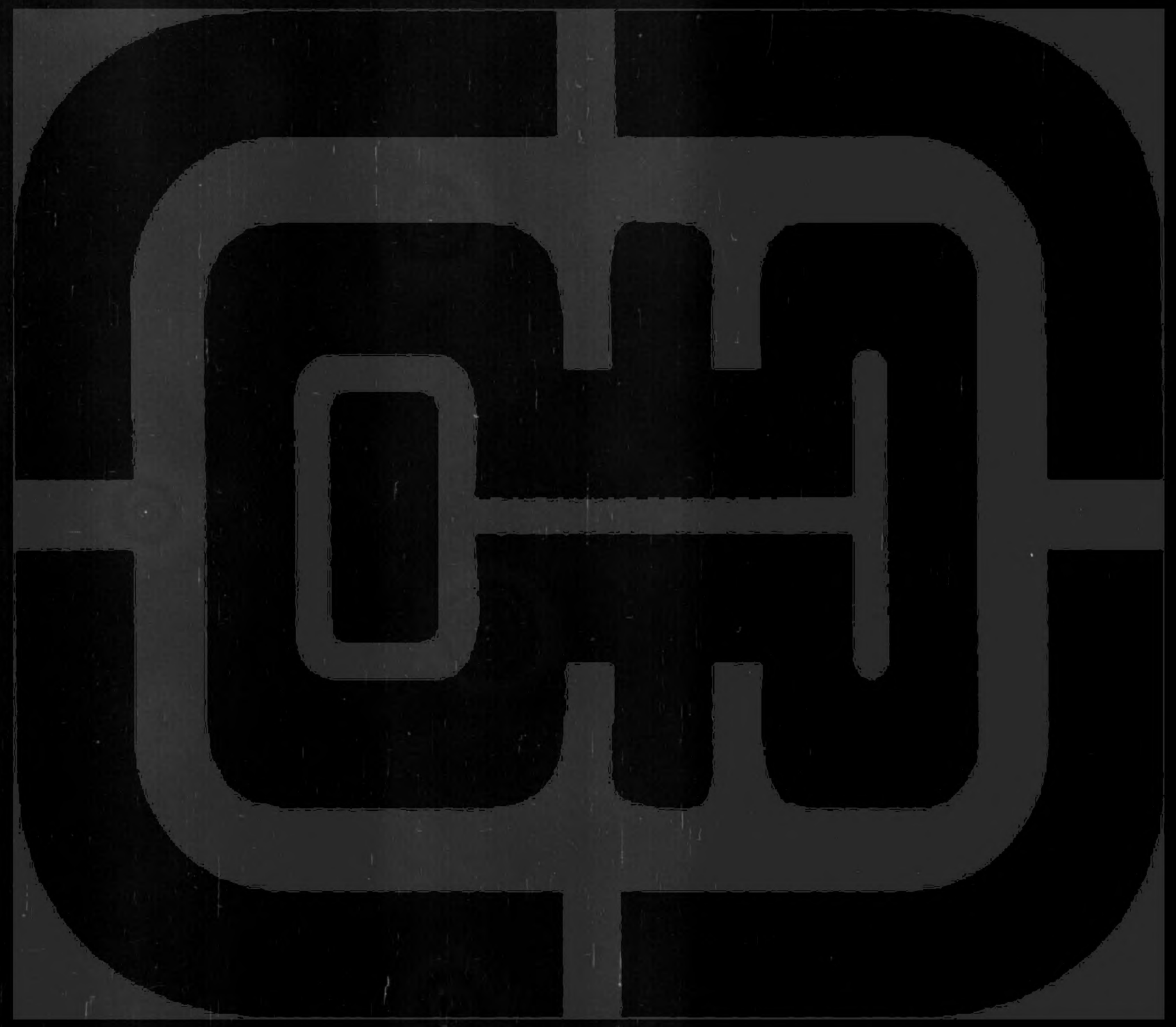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海岳名言
丁晉公談録
荔枝譜
揚州芍藥譜
硯譜

海岳名言

襄陽　米芾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逾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人人不為溢辭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蹟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illegible]諸長處揔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

祖也

江南吳峴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尹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踈及手大字更無雜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尹知也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攢三大字殺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寔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尽筋骨裴休率意寫牌乃有真趣不陷醜怪真字甚易唯有體勢雜謂不如畫笔勻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勻古法已失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為醜怪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

唐官告在世為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已

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已前古氣無復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史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為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教顏大字從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考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披擊致大失真唯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比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真蹟皆無蚕頭鷰尾之筆與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顏傑也思柳與歐為醜怪思礼祖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

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
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楷字固已
滿世自有識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大
字促令卜是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称
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
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称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圃
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
称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雖真有飛
動之勢也
書至隸與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
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〻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
勢而三代法亡矣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
脫子敬體之纖濃徐浩脫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
作郎官時發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
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趣
徐不及也御史肯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

司馬係南岳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

智永臨集千文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蹟白顛帖國字起在唐林處他人所收不及也

字要骨格肉須暴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怯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丶生怯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茲古語也音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下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笞子然真字須有體勢乃佳耳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尹仁甫古人書不知此奈吾書多小兒作草書大段有意思

智永硯成曰乃能刻右軍差穿透始刻鍾索也可學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斥時齋書也因思蘇之才恒公至洽性字明意殊有工為天下法書第

一

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與楊凝式書人歎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慎山樓隸榜乃閔蔚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為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知柰重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

李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槩之便不工也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之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

海岳名言終

丁晉公談錄

真宗在儲貳時忽一日因乘馬出至朱雀門外方辰時有大星落于馬前逆裂有聲　真宗回東宮驚懼

時召司天監明天之文者詢之云不干皇太子事不煩憂慮自是國家災五年方應至第五年果　太宗晏駕

真宗即位晉公言　真宗即位有彗星見于東方真宗恐懼內愧涼德何以紹　太祖　太宗之德業是天禍也不敢詢于掌天文者惟俟命而已忽有先生王得一入見見聖容似有憂色密詰于中貴中貴述以聖上憂懼彗星之事得一遂奏云此星主契丹兵動十年方應至十年果契丹兵寇澶淵聖駕親征景德中契丹寇澶淵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忽日食盡　真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云主兩軍和解　真宗不之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尋時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公為紫微舍人知鄆州

一日有野雞入端王宮　真宗召司天丁文泰令筮之云郊野位交動必是郊野中五采生氣物見於皇城內皇闈外王宮之中以此推之須是野雞差然則無他必王已上四件皆是宣示於晉公人皆不知也　真宗親

輒云　止　真宗應空一字　陛下不空字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繫于宸斷所貴行事歸功恩于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判審刑院因進呈一官員犯贓罪案　真宗方讀案遲回間欲寬貸次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去此是魏振男因茲　真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贓便得為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科臣僚犯贓罪進呈案真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恙以當辜聞說涕泣云陛下之與科名孤陛下之所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唯俟一死而已　真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

真宗朝晏因有一親事官失却金樣子一片左右奏云且與決責上云不可且令尋訪又奏云只與決小杖上云自有一百日限若百日內尋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帝王尚守法如此為臣子誠合如何

真宗朝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声高叫喚乞劒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

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　真宗云此只是怕見喫杖後如此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今洪基益固景祚綿昌豈不由祖宗積德之所及

太宗即位後來數年應為朱邸牽攏僕馭者皆位至節帥人皆歎訝之泊晉公為福建路轉運使日建州浦城知縣李元侃善筭術因訪問之云人生名品皆尽有階級固不可越誠上象行度臨照次第而使然耳　太宗即位未在奎居兖州地分奎為天奴僕宮故當時執馭者皆驟居富貴豈偶然耳晉公嘗見掌武太原公言先太師頃皆時朝賢來弔朱紫盈門唯徐左省鉉獨携一床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朝服臨哀慰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

艾仲孺侍郎言仲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衣笥中得黑黧衣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此令候翁家私忌日著此衣出慰之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礼今之時固未嘗聞也

徐左省鉉職居近列雖盛寒入奉朝請即未嘗披毛

肝　沽　拯

衫或詰之曰豈有雙闕之下衣戎服歟每覩待漏院前灯火人物賣肝夾粉粥來往喧雜即皺恶之曰眉真同寨下耳一生好服寬袴未嘗窄衣裳謂諸士大曰軒裳之家雞豕魚鼈果实蔬茹皆可備矣盖酤酒市脯不食尔其敦尚儒素也如此

晉公被謫之初木梳房一日馮侍中極蕚背火守房王相公欽若蕚背火拂著房而過因知公相大臣榮謝豈偶然哉

太祖鑒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　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揔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杜鎬尚書鴻博之士因看孫逖之文集云慎寬之也詔沉思良久曰嘗偏閱羣書慎寬無所出也當是填音鈿寬之詔出毛詩哀邶之義也慎寬傳寫之誤耳

真宗欲東封泰山問兩地大臣可否大臣曰聖駕行幸豈無甲兵隨駕只恐糧草不備特晉公為三司使真宗遂問曰朕東封糧草得備否晉公曰有備　真宗又曰如何是備晉公曰隨駕兵士大約不過十萬

士下落也字
之下多也字

人每日請口食米二升半一日只計支米二千五百
石或遇駐蹕處所不過三日只支得米七千五百石
何處州縣無七千五百石斛斗往回之間俱可有備
真宗甚喜又問兵與二升半米亦須與他些麵食晉
公曰今來所經州郡只可借路而過使逐程百姓菜
觀国家大礼固不可科率臣欲省司行文字告示沿
路所經州軍必恐有公用錢州軍及應文武臣僚州
縣官僚僧道百姓有進蒸餬者仰先具州縣官位姓
名蒸餬數目申來待憑進呈被係省錢支與一倍價錢
回賜仍大駕往東封日進蒸餬回日並許進酒肉緣
有公使節帥防團刺史有人可以勾當仰於經過縣
鎮草市處拂當經進者是州縣官貧僧道百姓可於
經過本州縣处進　真宗聞之又甚喜又問曰或遇
泥雨非次支賜鞋韈錢動要五七萬貫如何有備晉
公對曰臣亦已有擘畫伏緣隨駕兵士各是披帶稍
重到迎若遇有支賜錢物如何將行臣欲先令殿前
指揮使曹璨問當六軍或遇路中有非次支賜買值
駕便錢一司仍各與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处或指

定州軍便支與各人骨肉請領一則便於兵士詩領二則兵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到支錢物因茲甚安人心尋曹璨問諸六軍皆曰隨駕諸得何用兼雜以將行若聖恩如此皆感戴官家　真宗聞之又甚喜於是以此告諸兩地臣僚遂定東封聖駕往回器無闕誤　真宗於是因晉公奏事次密謂晉公曰今來封禪礼畢大駕往回凡百事須俱揔辦集感卿用心晉公曰臣非才遭逢陛下過有委任臣實無所能今大礼已畢輒有二事上告陛下朝廷每有除改外

面多謗議云某乙甚人主張某乙是甚人親戚此後每有除改外面多謗望聖聰不聽上曰朕深知不聽其如臣僚何晉公又曰只如每遇南郊大礼外面多竊議中書密院臣僚別有動靜今來礼畢望陛下兩地臣僚並令依舊免動人心　真宗聞之甚喜弥加恤遇首台掌武閒之益多其奏議

忽一日真宗問馮極如何晉公奏曰馮拯在中書密院十年却並無是非實亦公心於国家　真宗良久不答又奏復不答遂退尋問掌武曰丁某每來朕

前保持馮拯不知馮拯屢來破除伊掌武奏曰丁某不独於上前不言人非於臣處亦未嘗言人之非嘗武退謂晉公曰今後休於上前保持始平公亦別無他語掌武由是愈器重晉公

○真宗忽一日謂晉公曰有人來言卿主張謝濤受六重恩澤是否晉公曰臣亦記得謝濤是六重恩澤然亦非中書之所敢私試對陛下數之謝濤奉聖旨召試詩賦論三題可取蒙陛下面與直史館一重也謝濤係審官院磨勘合該改轉一官二重也謝濤累與

大藩了當並有臣僚保舉合與轉運三重也謝恩便日面賜金紫四重也例奏得一男五重也例有支賜六重也　真宗笑曰元來將此以為六重恩澤

士大夫不可爭名競進致有其缺行玷平生之蹤跡昔張去華當　太祖朝乞試有數知已皆館閣名臣保奉之　太祖怒而問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穀曰不如敢與賓儀比試曰不敢汝與張澹比試遂遲遲不對遂令張澹比試試畢考校所試優於張澹然澹是季父自此去華一生不得入館閣蓋由是耳

上谷寇公為參政日素與馮拯不協以不拯合上章乞立儲貳　大宗怒降授太常博士知杭州尋令轉官與太博彭惟節同制時首白呂相公端除注二人俱授也田員外即上谷改其進呈文字將馮拯授虞部馮遂上章訟中書除授不當呂但於上前拜謝而待罪終不言寇之僭擅改授上聞之尋索元呂其所注文字視之由是貶注益厚馮遂移知江州然馮一生常追悔不合訟疏於寇亦如陳左丞恕之訟大將軍三司使王知贍錢內翰易之訟馮侍中皆是一時

間不獲已而為之不免一生恥其缺行

實儀尚書本燕人為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客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尚書夫人先亡以房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為親授遂耳娶孔縣令女為夫人夫人性愈嚴右丞夫夫偎背即一房列五榻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姻婭皆同寢处尚書薨孔夫人每召參政問事參政則披秉立於門外而應對焉其事嫂之孔如此尚書周世宗時為翰林承士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實儀聞之至宋

太祖登極猶在翰林忽一日宣召入禁闈中顧問事
行至屏障間覘見　太祖衣衣潛身却退中官謂曰
官家坐多時請出見儀曰聖上衣衣必是未知儀來
但奏云宣到翰林李士實儀　太祖聞之送起索衣
帶着後方召見復一日中書臣僚皆罷命韓王普為
相見無寧臣署勅　太祖悔其倉遽良久但曰去問
實儀是他會儀對曰今晉王正守中書令合且送相
印請晉王署勅用印　太祖於是甚悅又晉公嘗言
實家二侍郎儼為文宋贍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得

常楊之體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
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撰
大周樂王一百卷周世宗時同兄儀在翰林為李士
儀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
十四斤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辨之一無差
謬常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為大
宮闈矣漸銷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宝間耳然
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
甚貴其如壽不及楊尋世宗禪位　太祖改明德門

為乾元門宮闕壯麗書軌混同多遜為相貶失崖而
亡徽之為尚書享年皆如其言又儀因於堂前雕起
花椅子二隻以祇備右丞洎太夫人同坐儼忽見之
謂兄曰好工夫柰何其間一隻至甚月日先破儀於
是以幕覆於屏風後受謹不用至是日果有內夫人
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就門外
下馬遂為馬踢而碎之此晉公聞於楊徽之尚書說
也又儼謂其弟偓參政曰儀兄弟五人皆不為相兼
總無壽其間唯四壽稍得然結裏得自家兄弟姊妹
了亦住不得後偓果為參政只有姊王家太夫人即
王洒參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偓尋以抱
病而歎曰二壽嘗言祐裏姊妹兄弟亦住不得必不
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竇二侍郎今之師曠也
晉公即參政之東坦也
呂丞相端本自奏蔭而至崇頻蓋器誠遠大有公輔
之才自為司戶參軍便置外廚多延食客能知典故
凝然不動年五十六七猶為太常丞充開封府判官
時秦州楊平木場坊木筏沿程免稅而至京呂之親

舊競託選買呂皆從而買之於是入官者多棟退材
植值三司使給事中侯陟急於富貴於　太宗前歎
傾其衆人無何呂獨當之認為已買　太宗赫怒俾
臺司枷項送商於安置滅耳後猶簽書府中舊事怡
然曰但將來但將來著枷判事自古有之洎後發往
商州身體魁梧　太宗傳宣令不得騎馬只令步去
尋相座傳語且請認災公曰不是某災是長耳災談
諧大笑如式略不介懷時有善筭者呂公未在土下
宮又是方主晚年大達須位極人臣此何用盧耳尋
自商州量移汝州上谷冠準屢奏呂某器識非常人
漸老矣陛下早用之　太宗曰朕知此人是人家子
弟能喫大酒肉餘何所能後近臣皆上言稱呂某宜朝
廷大用尋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為
樞密直李士時王二丈禹偁行誥詞略曰多直道以
事君每援經而奏事後苑賞花宴　太宗宣臣僚賦
詩呂奏曰臣無出身不敢應詔洎為戶部尚書門下
相上谷猶為諫議大夫參政忽一日未後三棒鼓呂
上馬至門道裏立馬候上俗多時探上谷者曰參政

拜下落呂字
在下多呂字

方洗面裏呂乃徐謂從人曰餵得馬飽否其微旨如此後表讓李叅政流大拜乞養疾授太子太保在呂京薨背享年七十三

王二丈爲俾忽一日閣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名賢所行詔誥有勝於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授人盈城汝當深誡孚戮示衆朕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則孥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衆皆伏之凡士大夫之必居大位者先覩其器度寬厚則無不中矣故韓王普在中書忽命呂公蒙正爲叅預趙常潛覘其爲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每奏事得聖上嘉賞未嘗有喜遇聖上抑劄亦未嘗有懼色仍俱未嘗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只如 太祖初即位命韓王爲相顧謂趙曰汝雖爲相見舊相班立坐起也須且讓他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爲相正欲彈壓四方臣見舊相臣須在上不可更讓也 太祖嘉之洎因奏忤旨上怒就趙手掣奏劄子按而擲之趙徐徐拾之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

此事令如此容臣進入取旨其膽量也如此仍忽因
大宴大雨驟至上不悅少頃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
叱怒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
何妨只是損得些少陳設溫得些少樂人衣裳但令
樂人雨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快恬之際
正好喫酒娛樂上於是大喜宣樂人就雨中奏樂入
雜劇是日屢勸近臣百官軍員喫酒尽歡而散趙之
為相臨時機变能回聖上之心也如此又言趙嘗出
鎮河陽襄鄧三郡皆以嚴重肅下政務自集唯聖節

負下落得字

日即張樂設筵則豐厚飲饌凡一巡酒則遍勸席中
喫盡〻與不尽但勸至三而止其雅素也又如此在
相府或一日奏太祖曰石守信王審琦皆不可令
主兵上曰此二人豈肯作罪過趙曰然此二人必不
肯為過臣熟觀其非才但慮不能制伏於下既不能
制伏於下其間軍伍忽有作孽者臨時不自由耳
太祖又謂曰此二人受國家如此擢用豈負得朕趙
曰只如陛下豈負世宗　太祖方悟而從之
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為

殺下落害字
取下多害字

三軍擁迫而回不獲已而徇其衆懇乃先與三軍約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庫不得殺人民不得取害奪財物從吾令則吾不違汝之推戴於是三軍皆曰不敢違命洎即位後遣王全斌等先鋒王自大散關入船自夔峽而入水陸齊攻曹彬為都監沈義倫為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彬殺降兵三千人是時曹不從命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大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然殺降兵而不可便按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 太祖曰不然全

州尉

河東江南皆未歸復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轉乱殺人但令勘成案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乱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汝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臣罪首合誅戮 太祖見曹如此皆與原之王受金外節度餘皆次第進擢也忽一日宣曹太原彬潘太傅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西蜀時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要殺降卒緣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臣元不肯着

字　太祖令取進呈　太祖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
不下為何對朕堅自伏罪曰臣從初與王全斌等同
奉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獲罪獨臣清雪不為穩便
臣是以一向伏罪　太祖曰卿既自欲當章如此又
安用此文字曰臣從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
書令老母進呈陛下乞全母一身　太祖尤器過之
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伏慎勿殺人是他無邪只是
自家著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
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耳曹之四子璨

姪下落輩字
此下多輩字

琼珣琮皆享豐祿豈非餘慶乎
五代晉朝時襄陽帥高懷德下親陋私通其愛姪竊
錦襖子與其皁皁轉令人鬻於市高已知之或有人
告於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在市中賣高曰錦襖
子是人家宣賜得豈只是我家有莫亂執他人其皁
都不覔其主已知也後以他事陰去之襄陽後帥安
審琦亦有愛妾外與人私接忽因夜初隔幕燭下潛
見有人自宅中出去拽縻而言曰區耐審琦是夕遇
害莫知其誰子姓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業如此輩

豈無威靈使其奸人敗露須臾時於是其奸賊自以
手擒捉身體撲於靈座前亦一僕厮耳晉公言居其
上者制御小人切不可失其機乃賈害之速也高之
與安誠可為鑒戒矣
太祖朝昭憲皇后因不豫召韓王普至臥榻前問官
家萬年千載之後寶位當付與誰普曰晉王素有德
望衆所欽服官家萬年千歲後合是晉王繼統仍上
一劄子論之昭憲密緘題署藏之於宮內時韓王為
相尋出鎮襄陽泊　太祖晏駕　太宗嗣位忽有言
曰若趙普在中書朕亦不得此位盧多遜聞之遂希
旨密加誣譖將不利於韓王遽召歸授太子太保散
官班中日負憂惕遂扣中貴密達　太宗云昭憲皇
后寢疾時臣曾上一劄子論事時昭憲緘藏在宮中
乞賜尋訪果於宮上尋得　太宗大喜方悟韓王忠
赤是時上元登樓觀燈忽有宣旨召趙普赴宴左右
皆愕然緣太子太保散官無例赴宴乃奏曰趙普值
上幸在太廟宿齋　太宗曰速差官替來少頃召至
太宗使指於見任宰相沈相公上座乃顧謂趙曰世

間姦邪信有之朕欲卿為相來日便入中書盧相聞之惶駭不已翌日盧遂告趙曰聖上有此宣示如何趙曰某今入相公必不可同處相公欲得保全但請上章乞退必無慮耳沈相尋乞致仕盧乃上章三陛下若不賜主張微臣必遭毒手　太宗怒使令罷相趙乃奏云乞除盧兵部尚書罷相　太宗不允乃以所上章示于韓王自後以奏王事論于朱崖所以至今皆言盧遭趙之毒手耳

河東偽相趙文度歸向朝廷使授萍州節度使時同

州鄜度使宋相公移鎮汾州道由華下趙張遣命宋宋以趙自河東來氣餒淩之帶隨使樂官一百人入趙府署庭所使排立于東廂將奉盞趙之樂官立于西廡時東廂先品數声趙謂曰於此調吹採蓮送盞皆吹不得却令西廡吹之送盞畢東廂之樂由是失次宋亦竟其挫銳消中遂起移於便廳再坐宋自吹笙送趙一盞趙遂索笛復送一盞声調清越衆所驚嘆其笛之竅宋之隨使樂工手指按之不滿消席閱宋回驛趙又於山亭張夜宴召之不至宋於是宵遯

晉公曰庶事不可輕為宋焉知河東僭偽小国之有人矣

真宗恩一日於龍圖閣諸侍讀侍講李士侍制直閣環侍以問九經書并疏共多少卷數侍講邢昺尚書而下俱不能對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曆年伯臣事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一百二十絕詩以備應對由是太祖太宗每所顧問無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鈞席皆此力耳

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黃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為刘七每令與諸小底數真珠衣帶中涓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以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宮人擅走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甚然之大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寺中潛遣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猶熱以令子

貯來進呈六宮皆圍合子而哭之良久略揭視之便
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
之間肅然畏法
韓王普初罷隴州巡官到京至日者王勛卜肆問命
次簾下看書公驚殿稍盛歎曰似此大官修箇甚福
來得到此勛曰貧外即日富貴更強似此人何足嘆
羨往往便為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今之朝廷儒臣多不知典故亦須記之只如左右投
為百僚師長守此官居中書可矣若在班列不可久
居亦由御史大夫一百二十日須大拜耳是故朝廷
將有爰立之命即除之只如御史中丞諫議大夫正
授即便當給事中三年轉工部侍郎工侍授便當刑
部侍郎轉兵部侍郎只如尚書左右丞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即不可更兼中省侍郎緣丞郎一般也若守
六尚書省郎兼中書或門下侍郎可矣若自吏部兵
部侍郎同平章事改轉便正轉充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侍郎便當左右丞若有改轉便自中書
侍郎授礼部尚書或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只如中

書舍人是閣老更不下知制誥不同他官耳或以他官充翰林李士却須下知制誥何者制誥是中書所掌翰林不當主之近代宰臣節帥除拜出自宸衷不欲預聞于外故以隔日宰臣百官出後密石翰林李士懷具貫冊入禁闥上前議定是夕草制謂之內制中夜進入立更降出以麻紙大書之一行只可三字謂之白麻何者緣黃紙始自唐高宗朝已來只是中書出勅得使之所以內制用麻紙翊日乃以綿幙蓋於箱中置於案上謂之麻案臺於御座左右候進呈事退即降麻而宣之訖送中書出勅寫官告勅紙廣幅與常紙不同年月日先後署執政參政宰相御署字後方接次列以使相御不押字亦不控斷行其官告却只下真日知制誥官名宣奉行更不下元撰麻詞翰林李士名銜緣翰林李士無例於中書行詞故也然後選中書上事日於閤門受告勅後始赴上若使相即中書正宰相送上至中書都堂正宰相坐東位使相看幾員列坐西位訖然後逐位就牙床小案子上判案三道仍側坐拽一脚候幾員各判案訖正

宰相退然後看使相是幾員並正面並生受賀其奈
改於中書都堂無位其宰臣官告用五色金花羅紙
寫犀軸頭一如太尉官告樣此事庶寮多不知因而
記之
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
雜役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終
了又倉基由是部轄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命
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無了期春衣終了又冬
衣卒伍見之於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又言武肅王

左右筭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占筮武
肅忽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
無好事此事淮南楊渥已薨但早遣祭弔使去王曰
生辰使方去未知端的豈可便伸弔祭簡曰不然此
是必然之理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
国動靜當道皆預知之貴令知本國有人洎依而遣
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由是
楊氏左右皆大驚伏其先見先是楊渥欲興兵取錢
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

子孫孫王爵不絶不可輕動

丁晉公談録終

荔枝譜十篇

莆陽　蔡襄　述

第一

荔枝之於天下唯閩粤南粤巴蜀有之漢初尚粤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国司馬相如賦上林云答沓離支蓋夸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阯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馳有毒虫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魏文帝有西域蒲桃之比世譏其繆諭豈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称詠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既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琴鬆顏色而甘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来於巴蜀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亡幾矣是生荔枝中国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実

驗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枝者也閩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興化軍最為奇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高而寂寥無紀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蓋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予家莆陽耳臨泉福二郡十年往还道由鄉国每得其尤者命二僕生梓集既多因而題目以為倡始夫以一木之实生於海瀕巖險之遠而能名徹上京外被夷狄重於當世是亦有足貴者其於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植而又道途遼絶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少發光采此所以為之嘆惜而不可不述也

第二

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迹唯種荔枝當其熟時雖有他果不復見省尤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別品千計不為滿意陳氏欲採摘必先閉戶隔墻入錢度音鐸錢與之得者自以為幸不敢較其直之多少也今列陳紫之所長以倒衆品其樹晚熟其实廣上而圓

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
瓤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毋剮之凝如水精
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荔枝以甘
為味雖百千樹莫有同者過甘與淡失味之中唯陳
紫之於色香味自授其類此所以為天下第一也凡
荔枝皮膜形色一有類陳紫則已為中品若夫厚皮
尖刺肌理黃色附核而赤食之有查食已而酸雖無
酢味自亦下等矣

第三

福州種殖最多延貤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處一家
之有至於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欝為林麓暑
雨初霽晚日照耀綠囊翠葉鮮明激映數里之間焜
如星火非名畫之可得而精思之而述觀覽之勝無
與為比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後豐寡
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為紅監者水浮陸轉以入
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流求大
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醻之故商人販益廣而御
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而御人得飲食

者蓋鮮以其斷林鬱蘭之也品目至衆唯江家綠為州之第一

第四

荔枝食之有益於人列仙傳稱有食其華實為荔枝仙人本草亦列其功葛洪云蠲渴補髓所以唐羌疏曰未必延年益壽蓋云雖有其傳豈果能哉亦諫上之詞也或以其性熱人有甘啖千顆未嘗為疾即火煮熱以蜜漿鮮之其木堅理難老今有三百歲者枝葉繁茂生結不息此亦其驗也

第五

初種畏寒方五六年深冬覆之以護霜霰福州之西二舍曰水口地少加寒色不可殖大畧其花春生蕤簇然白色其色多少在風雨時興不時也有間歲生者謂之歇枝有仍歲生者半生半歇也春雨之際傍生新葉其色紅白六七月時色已變綠此明年開花者也今年家者明年歇枝也最忌麝香或遇之花實不落其未更採摘熟未鳥皆不敢近或已取已蝙蝠蜂蟻爭來蠹食因家有名樹旁植四柱小樓夜棲其

上以警盜者又破竹五七尺搖之答答然以逼蝙蝠之屬

第六

紅監去声之法民間以監梅醃浸佛桑花為紅漿投荔枝漬之曝乾色紅而甘酸可三四年不蠹去声脩貢與商人皆便之然絕無正味白曬者正不烈日乾之以核堅為止高之甕中密封百日謂之出汗去声去声汗而耐久不然踰歲壞矣福州舊貢紅監蜜煎二種慶曆初大官閩歲進之狀知州事沈遘以道遠不可致減紅鹽之數而增白曬者兼令漳泉二郡亦均貢焉蜜煎剥生荔枝笋去其漿然後蜜煎之予前知福州用曬及半乾者為煎色黃白而味美可愛其費荔枝減常歲十之六七然脩貢者皆取於民後之主吏利其多取以責賂曬煎之法不行矣

第七 陳紫已下十二品有等次 虎史已下二十品無等次

陳紫因治居第平岱坎而樹之或云厥土肥沃之致今傳其種子者皆擇善壤終莫能及是亦賦生之異也

江綠大較類陳紫而差大獨香薄而味少淡故以次之其樹已賣葉氏而民間猶以為江家綠云

方家紅可徑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枝之大者皆莫敵擬歲生十二百顆人幸得之方氏子名秦今為大理寺丞

游家紫出名十年種自陳紫家大過之

小陳紫其樹去陳紫數十步初一家并種之及其成也差小又時有穗核者因而得名其家別居二紫亦分屬東西陳焉

宋公荔枝樹極高大家如陳紫而甘美無小異或云陳紫種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黃巢兵過欲斧薪之王氏媼抱樹號泣求與樹偕死賊憐之不伐宋公名誠公者老人之稱年餘八十子孫皆仕宦

蓋家紅泉州為第一蓋氏兄弟去為太常博士丞為尚書都官員外郎

周家紅秋立異化軍三十年後生益奇声名乃損然亦不失為上等

何家紅出漳州何氏世為牙校嘗有郡將全樹買之樹在舍後將熟其子日頗卒數十人穿其堂房乃至樹所其來無時奉家伏藏欲即代去而不忍令猶存焉

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

綠核烟類江綠色丹而小荔枝皆紫核此以綠見異出福州

圓丁香丁香荔枝皆穿蔕大而下銳此種體圓與味皆勝

虎皮者紅色絶大統腹有青紋正類虎斑嘗於福州東山大乘寺見之不知其出處

牛心者以狀言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福州唯有一株每歲貢乾荔枝皆調於民主吏常以牛心為準民倍直購之以輔予嘗黜而不用

玳瑁紅荔枝上有黑點蹙密如玳瑁斑福州城東有之

硫黃顏色正黃而刺微紅亦小荔枝以色名之也

朱柿色如柿紅而扁大亦云朴柿出福州

蒲桃荔枝穗生一朶至一二百將熟多破裂凡荔枝每顆一梗長三五寸附於枝此尋附枝而生樂天所謂亦如蒲桃者正謂是也其品殊下

殼者殼為深渠如瓦屋為

龍牙者荔枝之變恠者其殼紅可長三四寸弯曲如

牙而無瓤核全樹忽变非常有也興化軍轉運司

廳事之西嘗見之

水荔枝漿多而淡食之蠲渴荔枝宜依山或平陸有

近水田者清泉流溉其味遂爾出興化軍

蜜荔枝純甘如蜜是謂過甘失味之中

丁香荔枝核如小丁香樹病或有之亦謂之穗核皆

小实也

丈丁香出福州天慶觀厚殼紫色瓤多而味微澁

雙髻小荔枝每朶數十皆並蔕双頭因以目之

真珠剖之純瓤圓白如珠荔枝之小者止於此

十八娘荔枝色深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紅

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家今

在城東報国院冢旁猶有此樹云

將軍荔枝五代間有為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出福州

釵頭顆紅而小可間婦人女子簪翹之側故特貴之

粉紅者荔枝多深紅而色淺者為異謂如傅朱粉之飾故曰粉紅

中元紅荔枝將絕終熟以脫重於時予嘗七月二十四日得之

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穗生梗如枇杷閩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

右三十二品言姓氏尤其著者也言州郡記所出也不言姓氏州郡四郡或皆有之

荔枝譜

楊州芍藥譜

將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揚州江都縣事王觀撰

天地之功至大而神非人力之所能竊勝惟聖人惟能體法其神以成天下之化其功蓋出其下而嘗不少加以力不然天下固亦有間而可窺其用矣余嘗

論天下之物悉受天地之氣以生其小大短長辛酸甘苦與夫顏色之異詳非人力之可容致巧於其間也今洛陽之牡丹維陽之芍藥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小大淺深一隨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奇容異色間出於人間以人而盜天地之功而成之良可惜也然而天地之間事之絲紜出於其前不得而曉者此其一也洛陽土風之詳已見於今歐陽公之記而此不復論維揚大抵土壤肥膩於草木為宜禹貢曰厥草惟夭是也居人以治花相尚方九日十月時悉出其根滌以甘泉然後剔削老硬病腐之處拯調沙糞以培之易其故土凡花大約三年或二年一分不分則舊根老硬而侵蝕新芽故花不成就分之數則小而不舒不分與分之太數皆花之病也花之顏色之深淺與葉之繁盛葉皆出於培壅剔削之力花既萎落亟剪去其子屈盤枝條使不離散故脉理不上行而皆歸於根明年新花繁而色潤雜花根窠多不能致遠惟芍藥及時取根尽取本土貯以竹席之器雖數千里之遠一人可負數百本而不勞

至於他州則擁以沙糞雖不及維揚之盛而顏色亦非他州所有者比也亦有踰年即變而不成者此亦係夫土地之宜不宜人力之至不至也而花品舊傳龍興寺山子羅漢觀音孫隨之四院冠於此州其後民間稍稍厚賂以自其本擁培治事遂過於龍興之四院今則有朱氏之園最為冠絕南北二園所種幾於五六萬株意其自古種花之盛未之有也朱氏當其花之盛開飾亭宇以待來游者逾月不絕而朱氏未嘗厭也楊之人與西洛不異無貴賤皆喜戴花故開明橋之間方春之月拂旦有花市焉州宅舊有芍藥廳在都廳之後聚一州絕品於其中不下龍興朱氏之盛往歲州將乃移新寺未至監護不審悉為人盜去易以凡品自是芍藥廳徒有其名尔今芍藥有三十四品舊譜只取三十一種如維單葉白單葉紅余自熙寧八年李冬守官江都所見與夫所聞莫不詳熟又得八品焉非平日三十一品之比皆世之所難得今悉列于左舊譜三十一品分上中下七等此

前人所定今更不易

上之上

冠羣芳

大旋心冠子也深紅堆葉頂分四五旋其英密簇廣可及半尺高可及六寸艷色絶妙可冠羣芳因以名之枝條硬葉踈大

賽羣芳

小旋心冠子也漸添紅而緊小枝條及綠葉並與大旋心一同九品中言大葉小葉堆葉者皆花葉也言綠葉者謂枝葉也

寶粧成

蕊子也色微紫於上十二大葉中密生曲葉回環裹抱圍圓其高八九寸廣半尺餘每一小葉上綴以金線綴以玉珠香欺蘭麝奇不可紀枝條硬而葉平

冬天工

柳浦青心紅冠子也於大葉中小葉密直妖媚出衆倘非造化無能為也枝硬而綠葉青薄

曉粧新

白纈子也如小旋心狀頂上四白葉端點小殷紅色每一朶上或三點或四點或五點象衣中之點纈也綠葉甚柔而厚條硬而絕低

點妝紅

紅纈子也色紅而小並與白纈子同綠葉微似瘦長

上之下

疊香英

紫樓子也廣五寸高盈尺於大葉中細葉二三中重上又從有大葉如樓閣狀枝條硬而高綠葉蹙大而尖

柔

積嬌紅

紅樓子也色淺紅與紫樓子不相異

中之上

醉西施

大軟條冠子也色淺紅惟大葉有類大旋心狀枝條軟細漸以物扶助之綠葉色深厚蹙而長以柔

道粧成

黃樓子也大葉中深黃小葉數重又上展淺黃大葉

枝條硬而絶黄綠葉疎長而柔與紅紫者異此品非今日之黄樓子也乃黄絲頭中盛則或出四五大葉小類黄樓子蓋本非黄樓子也

綉毬瓊

青心玉板冠子也本自茅山來白英團綉毬密平頭枝條硬而綠葉短且光

素妝殘

退紅茅山冠子也初開粉紅即漸退白青心而素淡稍若大軟條冠子綠葉短厚而便

試梅裝

白冠子也白纈中無點纈者是也

淺妝匀

粉紅冠子也是紅纈中無點纈者也

中之下

醉嬌紅

深紅楚州冠子也亦若小旋心狀中心緊堆大葉葉下亦有一重金線枝條高綠葉疎而柔

擬香美

紫寶相冠子也紫樓子心中細葉上不堆大葉者

妬嬌紅

紅寶相冠子也紅樓子心中細葉上不堆大葉者

縷金囊

金線冠子也稍似細條深紅者於大葉中細葉下抽金線細細相雜條葉並同深紅冠子者

下之上

怨春紅

硬條冠子也色絶淡甚類金線冠子而堆葉條硬而綠葉疎平稍差柔

妒鶯黃

黃絲頭也於大葉中一簇細葉雜以金線條高綠葉疎柔

蘸金香

蘸金蕊紫單葉也是髻子開不成者於大葉中生小葉小葉尖蘸一線金色

試濃粧

緋多葉也緋葉五七重皆平頭條赤而綠葉硬皆紫

色

下之中

宿粧殷

紫高多葉也條葉花並類緋多葉而枝葉絶高平頭

凡檻中雖多無先後開並齊整也

取次粧

淡紅多葉也色絶淡條葉正類緋多葉亦平頭也

聚香絲

紫絲頭也大葉中一叢紫絲細〻是也枝條高緑葉

疎而柔

簇紅絲

紅絲頭也大葉中一簇紅絲細〻是也枝葉並同紫

者

下之下

效殷紅

小矮多葉也與紫高多葉一同而枝條低隨燥濕而

出有三頭者雙頭者鞍子者銀絲者俱同根而上地

肥瘠之異者也

會三英

三頭聚而一蕚開

合懽芳

双頭並蔕而開二朶相背也

擬繡韉

鞍子也兩边垂下如所乘鞍狀地絶肥而生

銀合稜

銀緣也葉端一稜白色

新妝八品

御衣黄

黄色淺而葉疎蘂差深散出於葉間其葉端色又微

碧高廣類黄樓子也此種宜升絶品

黄樓子

盛者五七層間以金線其香尤甚

袁黄冠子

宛如髻子間以金線色比鮑黄

峽石黄冠子

如金線冠子其色深如鮑黄

鮑黃冠子

大抵與大抱心同而葉差不旋色類鵞黃

楊花冠子

多葉白心色黃漸拂淺紅至葉端則色深紅間以金線

湖纈

紅色深淺相雜類湖纈

鼈池紅

開須並萼或三頭者大抵花類數條也

後論

維揚東南一都會也自古號為繁盛自唐末亂離辟堆拔有數經戰焚故遺基廢迹往往蕪沒而不可見今天下一統井邑田野雖不及古之繁盛而人皆安生樂業不知有兵革之患民間及春之月惟以治花木飾亭榭以往來遊樂為事其幸矣哉揚之芍藥甲天下其盛不知起於何代觀其今日之盛古想亦不減於此矣或者以謂自有唐若張祜杜牧盧仝崔涯章孝標李嶠王播皆一時名士而工於詩者也或觀

於此或遊於此不為不久而略無一言一句以及芍藥意其古未有之始盛於今未為通論也海棠之盛莫甚於西蜀而杜子美詩名又重於張祜諸公在蜀日久其詩僅數千篇而未嘗一言及海棠之盛張祜輩詩之不及芍藥不足疑也芍藥三十一品乃前人之所次余不敢輒易後八品乃得於民間而最佳者然花之名品特或變易又安知止此八品而已哉後將有出茲八品之外者余而得而知當俟來者以補之也

芍藥譜卷終

硯譜目録

李後主硯　右軍風字硯
紅絲石　鳳味石
端硯　鸜鵒眼
子石　端溪
活眼死眼　龍尾石
李賀詩　諸州硯
硯賦　銅硯蜂硯

水精硯　玉硯
碧玉硯　鐵硯
漆硯　竹硯
滌硯　帝鴻氏之硯
孔子硯　硯溪
一筴磨穴硯　補百碎硯
後主青石硯　真材本性
謝銅硯筆格啓　石硯
硯詩　石虛中傳

硯譜目録

硯譜
李後主硯
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者為天下之冠
右軍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亦用之不滅端石云右軍所用者石揚休以錢二萬得之

紅絲石

青州紅絲石外有皮表磨礱即其理紅黃相參理黃者其絲紅理黃者其絲黃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唐彥猷甚奇此硯以為斧墨不減端石蔡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鋩者尤發墨歙石多鋩惟膩者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鳳味石

蘇子瞻云僕好鳳味石少得真者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為甲或云唯堪作骰盆

端硯

蘇公易簡云柳公權論硯青州石為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世傳端溪中有草蒙首可愛匠琢石成硯用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豬肝色者佳其貯水迎有白赤黃色點者謂之鸜鵒眼脉理黃者謂之金線紋其山號斧柯昔人採石為硯必中宵祭之不爾雷電失石所在

鸜鵒眼

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鸜鵒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
今不知者乃以為石病吁可痛哉石有上下巖西坑
後麓悉其下也惟上巖有眼眼之美者青黃綠三色
相重多者自外至心九九重其大者尤為希有或布
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土人以眼多少為價重輕
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內者曰低眼高
眼尤可尚以不為墨漬常可睹也或云取石祭以中
宇故老云無之又云石有金綠為美正其病也獻唐彥

子石

端石以子石為上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俗訛為
紫石又以貯水不耗為佳有眼為貴眼石病也官司
歲以為貢在它硯上然十無一二斧墨者但充玩好
而已歐陽永叔

端溪

端溪有斧柯茶園將軍地同是一溪唯斧柯出者大
不過三四指一兩所津汗滴瀝真難得之物茶園次
之將軍又次之蕉

活眼死眼

蘇易簡作文房四譜：言四寶硯為首筆墨兼紙皆可隨時收索可與終身俱者唯硯而已譜中載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石為一斧柯山第二龍尾石第三餘皆在其下雖銅雀臺古瓦硯列於下品特存古物耳端所出有四巖石為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歷為岑巖與西坑相去二十里石屋後歷七里而所產迥然不同猶建安產茶北源堅源去沙溪十數里而優劣差殊而巖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墨相間鑒精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淡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活眼勝淡眼淡眼勝死眼死眼死眼勝無眼

龍尾石

歙石出於龍尾溪以金星為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而發墨端溪以北巖為上龍尾以深為上龍尾遠於端溪上而端石以後出見貴尔 歐陽永叔

李賀詩

求叔以端溪後出不然李賀有端州青花石硯詩云

暗洒萇弘冷血痕則謂鸜鵒眼知端石為硯久矣

諸州硯

潞州金雀石色紺青声如金玉又有青金石叩之無声斧墨青州紫金石狀類端州西坑石斧墨過之吉州縣紫石亦類西坑登州馳基島石上有羅紋金星絳州角石色如白牛角歸州大沱石江水中石也止用於川峽人宿州出渠石潤膩斧墨但無石脉萬州有懸金崖石又有嵐洞石洮河出綠石性脆不起墨不耐久磨宇山丹石滑澤堅膩古瓦硯出相州魏銅雀臺里人因掘土往往得之號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為第一今人宰用澤州道人呂翁作澄泥硯堅重如石手觸輒生暈上著呂字青濰州石末硯皆瓦硯也柳公權以為第一當時未見歙石以為上品耳

硯賦

傳玄硯賦云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劉道文以浮查為硯知吉亦有木硯

銅硯蜂硯

劉聰謂晉懷帝曰頃贈朕柘木銅硯袁彖贈庾翼蜂

硯

水精硯

丁恕有水精硯大終四寸許為風字樣用墨即不出光發墨如歙石

玉硯

鎮潼留後李充伯得玉材琢為圓硯發墨亦受

碧玉硯

許渼陽筆以白玉為管硯乃碧玉以玻璃為匣

鉄硯

青州熟鉄硯甚發墨有栖可執晉桑維翰鑄生鉄硯

漆硯

晉儀注太子納妃有漆硯

竹硯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為硯

滌硯

凡硯須旦滌之縱未能亦須日易其水洗宜小氊用片或紙若久用石色為墨漬汚即以麩炭磨洗復如新矣若寒不宜用佳硯石理既凍墨亦少光

帝鴻氏之硯

黃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又太公金匱硯書曰石墨相著邪心終言無得汚白是知硯其來尚矣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孔子硯

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国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及顏路所請者車亦存

硯溪

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沐異記云洞庭湖一陂有范蠡石牀石硯

一篋磨穴硯

古人有李書於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而辭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某处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方知師風所用者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

補百碎硯

石晉時閔石有李處士能畫馴狸能補端硯百碎者賫歸旬日即復舊如新琢成略無瑕類世莫得其法

後主青石硯

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黄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掣其手振臂就取後主請以宝帨為謝陶不許後主曰唯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用可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真材本性

硯當用石鏡當用銅此真材本性也以瓦為研如以鉄為鏡耳

謝銅硯筆格啓

度肩吾謝銅硯筆格啓云煙麈青石已踐孔子之壇管摔銅龍還笑玉生之璧

石硯賦

黎逢石硯賦云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研精而染翰在虛中而貯水水隨暈而迴周墨浮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為用久而不渝故以為美成器尚古徵關

星於素王匠法增華參會稽之內史又云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淨又云對此大匠厠諸鴻筆見珎於殺青之晨為用於草玄之日

硯詩

僧貫休硯詩云低心蒙潤久入匣更身安

石虛中傳

文寓石虛中傳云石虛中字居默器度方圓中心坦然若汪汪萬頃之量封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銳兼人易玄光華陰褚知白皆同出處

硯譜

詩字一百二十七張